

一家五代，扎根孤岛，坚守一个多世纪；一座塔、一盏灯，照亮往来船只的路。

5月8日，“全国最佳灯塔工”“全国劳动模范”“中国好人”，守塔四十余载的叶中央去世，五代人接力守护海岛灯塔的感人故事再次传颂。



叶中央曾工作过的花鸟灯塔。

凝望 那一座灯塔

9日，记者前往泗礁岛，采访了叶中央的儿子叶静虎和孙子叶超群。

登上嵊泗县泗礁岛，阳光明媚，海风微凉。

我们来送叶中央最后一程。

对于叶中央，我们的了解，更多是来自各种媒体报道——

他是“全国最佳灯塔工”“全国劳动模范”“中国好人”……

马尔克斯说，“生命中所有的灿烂，终要寂寞偿还。”

但，这寂寞，叶中央无所畏惧，他的儿子叶静虎、孙子叶超群，也坦然面对。

因为，他们的心中，有盏不灭的灯，更矗立着一座塔。



叶中央(左)和孙子叶超群。资料图片

跨越时空的守望

根据遗愿，叶中央的骨灰埋葬在泗礁岛的一座小山上。

从山头远眺的方向，就是他生前工作过的第一座塔——白节山灯塔。

“这是我爸心里的执念。”叶静虎早已退休。

这些天，他眼圈微红，胡子拉碴。因为胰腺癌发现较晚，最后的时间里，叶中央是痛苦的。

4月底，在得知父亲查出重症，准备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治疗时，叶静虎几天彻夜未眠。

“我心里急，我住在定海，父亲在岛上，海上一直有雾，船不能开……”那两天，叶静虎往三江码头跑了不下七八次，“接不到，还是接不到……”

这种牵挂，这种焦躁，在叶中央的守塔岁月里，经历了太多次——

比如，那一年寒冬，他留守白节山岛过年，前来探视的妻女翻船身亡，他仍在苦苦等待的悲恸；

又如，同事的孕妻来岛探亲，因为船程较长动了胎气，他第一次被迫当“生产医生”的不安；

还有，因为当时岛上条件艰苦，给他带来了肺气肿等各种疾病，在几次由于无法下岛、高热连续，导致肺病加重不可逆的无奈……

“来守灯塔吧！”

似命令，又是父心，儿子叶静虎、孙子叶超群接力走进了叶中央口中“有魔力”的灯塔。

万顷碧波里，灯塔，见证了叶家五代，道不尽的离别和相聚。

灯塔，究竟有何魔力？

也许，人们可以从电影《灯塔世家》、话剧《夜太阳》中找到答案；

又或许，有关“人在灯亮”“百年守望”“百年孤独”“灯塔精神”的文章，早已点出了题眼。

我们无从得知。遗像里的叶中央，微笑淡淡，有点亲切，又有点严肃。

答案，只有叶中央和灯塔知道。因为，即使跨越时空，也不忘，凝望。

又一个十年

皮肤黝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瘦高个儿，为爷爷守灵的叶超群，时常陷入长长的沉默。

今年，是他工作的第11年。

前一个十年，他都在七里屿灯塔工作。

“前不久，刚刚被调到舟山的洛迦山灯塔，离家更近，来回也方便了。”

父亲叶静虎接过话茬：“现在的守塔工作就近安排，更人性，儿媳工作在舟山，超群工作地点就放在普陀山那边，回家方便了，不像我和他爷爷那时候……”

1988年，叶超群出生在泗礁岛上的祖屋里。

4岁时，他就跟着叶静虎登上了灯塔。

“见到灯塔，就意味着可以见到爸爸了。”

幼时的叶超群，懵懂地知道，灯塔，是亲人，也是依靠和归宿。

他还记得，读小学五年级时，在校本教材里读到全国劳模叶中央的故事，当时，“全班谁也不知道那就是我爷爷”。

叶超群大学学的专业是人力

资源管理，毕业后当过两年兵，后来又又在一家私企做了两年。爷爷曾多次对他说起：“还是去做灯塔工吧……”

“工作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做灯塔工？”叶超群的疑问，正像当年爸爸的疑问一样。

然而，命运，似乎是注定的。

最终，叶超群怀着“小岛、浪花、灯塔”的浪漫，登上了0.03平方公里的七里屿。

“前面两三个月是最难熬的，我不能想象爷爷、爸爸是怎样一年又一年地守着一座灯塔，但现在，我知道了……”叶超群神情平和、淡然。

是啊，相比爷爷和爸爸，他可以岛上10天，下岛休息10天，再上岛；

可以不用担心停电，因为有多台备用发电设备；

灯塔设备智能化，大大降低了应急抢修带来的人身风险；

岛上可上网、有冰箱，补给物资充足……

“人活着，总是要做点什么的，灯塔工，带给人的，是希望，这就够了。”

最后一代

经常两个人待在一起，自顾自地看手机。

“因为孤独、无聊，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份工作。”

叶超群的同事中，年龄大多超过45岁，还有几位即将退休。

36岁的他，是最年轻的一个。

“当时和我一批工作的同事，要么转到后勤处，要么已经辞职转行，差不多就剩我了。”叶超群说。

未来的灯塔工，何去何从？

“在技术层面上，目前基本可以实现无人化灯塔管理。”叶静虎说。

“未来的灯塔工，守护的不再是‘塔’本身，更多的是精神。”

是的，太阳升起，我们依旧需要灯塔。

因为，总是要有一束光，指引回家的路……

“每次上岛就2个人，没过几天，该聊的都聊完了。”叶超群说，

记者 冯瑄 沈莉 王嘉彬



叶中央家门口摆满花篮。